

清代大学者顾千里，有“校勘第一人”之称，校勘是坐冷板凳的学问，故他这个“第一人”的学问，谁也不晓。广为人知的，是他的裸读，即酷暑之时，他在屋子里把自己脱得赤条条地读书。

将这逸事八卦起来的，非止一人，但播扬开来，首先要归功于林语堂。

林语堂曾仿金圣叹“不亦快哉”做游戏文章，得《我来台后二十四快事》，其一即云：“华氏表九十五度，赤膊赤脚，关起门来，学顾千里裸体读经，不亦快哉！”他羡慕顾千里不奇怪，因他早就标榜自己是个“理智的裸体主义者”。所谓“理智”，就是关起门来裸，决不裸到大街上去，如此而已。但裸到外面去，也不能说就斥为不理智，我小时候，裸身于众人眼前，可说是群体性的行为，当然，林语堂说的是全裸，我所谓裸止于半裸，——即是赤膊。

并不是那时的人不讲文明，实在是夏天酷热难当。现今你可以躲到空调房间里，关起门来即有一人造清凉世界，在前空调、电风扇时代，酷暑时候，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天地之间则仿佛一大

蒸笼。就对大多数人的可行性而言，我们的降温措施，不外两端，一动态一静态，均极原始。动态的是挥扇子。有的人，特别是刚从户外室内，抓过一把扇子便拼命扇，恨不能将扇子扇成电风扇，心急火燎，好似欲饮止渴，待停下来，比刚才更热；老年人则多半从容，有一搭没一搭，但那若是减了些许燥热，也更是“心静自然凉”的效果。

所谓静态的法子，便是在穿衣上做减法，尽可能地少穿。最热的时候，常可听到有人嚷嚷：“恨不得把皮扒掉才好！”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退而求其次，最好是不着寸缕，一丝不挂才痛快。但起码的文明不能不讲，于是止于遮羞，在男性，便是止着一条短裤，打赤膊。

倘在白天还有所顾忌的话，到了晚上纳凉之时，大概有了夜幕的掩护，便都放肆起来。事实上大白天赤膊的人也不少，只要不是在上班、上学。只是大白天大人都在上班，放假的学生多呆在屋子里，故要到晚上都到外面来乘凉时，赤膊的人才陡然增多，赤膊的场景也才



周末早餐（纸本设色）何曦

大约在1991年，池莉写过一篇不长的小说《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》，开头是这么写的，一个打赤膊的男子到小初开堂买体温表，店员猫子把体温表递到门外，被太阳一晒，砰——体温表就爆了！

当时看到这个情节，我还特地去问过一位当校医的朋友，体温表里的水银最高能升到多少摄氏度？校医回答说42摄氏度。他又补充说爆一支体温表算什么？有人把煮了茶叶蛋的铝锅放在太阳底下，不消片刻，锅从地面跳起来，也爆了！

热到这个地步，如何降温？武汉人的办法跟这篇小说的题目差不多——你热你的，我活我的，无所谓。

池莉小说里写到的小初开堂我倒是熟悉的。就在1991年前后，我在汉口高家台的纸品厂做工，每个月去六渡桥给小初开堂送两次装中药的纸盒，有麦味地黄丸、二陈丸。夏日酷暑，送货的一般要到下午四点多才出门，回到厂里就将近黄昏了。此时武汉三镇，闷如蒸笼，各家各户都把竹床、躺椅搬出来，躺在路边乘凉。一眼看去，大街小巷，全是竖的，全是竹床，横七竖八，全是胳膊大腿。竹床一头放着电扇，另一头搁着电视机。某个夜晚，我坐在送货员小韩骑的三轮车上，看到路边的电视都在播放港片《义不容情》，从六渡桥看到三阳路，一个镜

木心去世后，对于木心文学家身份的争议一直未断，传统文学圈的认识以是否有小说传世来认定。而木心出名的几乎都是随笔或散文诗，似乎在文学圈的价值认定体系之内，不过木心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，的确吸引了无数粉丝、读者，如果不抱成见，说木心是游离于主流文学圈的作家并不过分。

我曾去乌镇寻访木心的旧踪。看过他文本中提到的拓印画和中年创作的具有装饰趣味的作品，深感出生于1927年的他敏感细腻精致，一方面得力于读书之功；另一方面蒙受海派文化的熏陶。例如画面明暗交接过渡处，处理得一丝不苟，显示一种上海人才有的优雅气质。木心不属于激情外露的画家，他中年画的那些人物，形象设计是唯美的，看得出林风眠给他的影响，画面被理性控制着，流露出知识分子的克制与自律。我不太喜欢木心的拓印画，它固然为木心赴美或旅美生活赢得机缘，但过分依赖于拓

印过程中的无意识，少了点作为画家的情绪寄托，近乎技术的独语。木心读书让人折服，涉猎极广，不分古今中外。可惜木心美术馆图书馆在反映木心的读书生活时，只做了极度夸张的一整面书墙，书架上散落落落放置着木心的藏书以及60多幅名人肖像，网红及年轻人喜欢在那里打卡、拍照，却无法让试图了解木心的观众通过藏书走近木心。也许是图书馆时尚设计原始意图，只输出形式美感，不希望观众窥探木心形式美感背后的意义来源。我对木心的字颇有好感。遇到的三件作品，眼睛为之一亮，我甚至以为木心虽不以书法闻名，其素养不在绘画之下。1976年写给同道陈巨源的那封信，用古文毛笔写在有光纸上，纸上行走的笔墨，听得见其心灵的倾诉，饱满酣畅，可以想见中年木心振笔作书的状态。信中述及那年秋天他给同行展示“五十

壮观起来。虽然没有统计数字，我敢肯定，南京城里，打赤膊的男性是大多数。你若巡视一番，其所为远不止顾千里式的读书：赤膊打扑克，赤膊聊天，赤膊听广播……我印象深的是路灯下打牌，四个光脊梁捉对厮杀，旁边或坐或站观战的一位两位，也还是光着膀子。此时此刻地，赤膊的合法性简直不言而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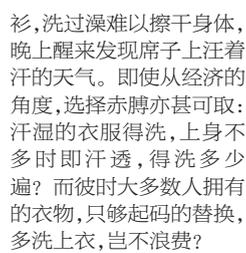
以南京三伏天的燥热难当，打赤膊再合情理不过了。林语堂反对当众伸。出了了一定的范围，就会象征性地套件背心汗衫。须补充的是，赤膊的行头有时不止于短裤——许多人肩膀上会搭条毛巾，擦汗之外，随时可以找个水龙头洗一把。不是洗澡，是濡湿了毛巾将身上擦一遍。虽说自来水温高之下已成温水，擦洗一遍，总还有暂时止汗生凉之效。

来喝凉茶的还有太。汉口人把自家和邻家的奶奶都叫太，太住在初开堂隔壁的楼梯口，像池莉小说里的人物，每天下午六点钟左右，坐在小板凳上剥毛豆。她会做伏汁酒——类似苏州的桂花酒酿，但须煮开了喝，入口也是热的。我喝过太的伏汁酒，听她乐滋滋地数落自己的外孙女。上了大学，放暑假也不闲着，在汽水厂赚钱，这件褂子是外孙女买的，花了99，鞋子是外孙女买的，还是99！为什么总是99呢？无法解释。在一个午后，我见到了太的外孙女，很黑，很瘦，坐在楼梯口的小板凳上看书，一边看书一边吃一颗青青的李子。李子大概是酸的，女孩小心地啃下一丁点，五官迅速挤到一处，然后在阳光下徐徐地舒展开。她的表情欢快而灵动，似乎坐在穿堂而过的风里。

在那个午后，我还听见一个人在树下吹葫芦丝，他身上挂着几根短笛和葫芦丝，看样子是卖乐器的。他的鞋子又脏又破，也许走过很远的路，但他吹的乐曲是欢快的，曲调里有水，有月光，还有凤尾竹。柳条听着一动不动，我的耳畔却起风了。

十日谈 暑天的生活很饱满，夏天热，你要比她更热。
心静自然凉 责编：殷健灵

木心的字 唐吟方 夫大匠不为也。璞运乏才竭，无亢无卑，其心苦，其诣孤，如此而已矣。是夕观罢，诸公寂然，是耶非耶，璞之不济耶，抑诸公之不鉴，乃有鄙人逝矣，谁与尽言之叹。收拾而归，嗒然若丧。途中斜阳余晖，晚晴可爱，就饮小肆，不觉微醺，窃以为明月清风易共适，高山流水固难求也。秋去冬来，珠阁再叙，仗酒使气，诉及前悻。”



这都是晚上，大白天若待在家里，赤膊的亦不少。这时就要有所遮掩，因要让屋子里通风，家家户户都是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，遮掩之法便是于门上悬一块半截的门帘，高度恰可挡住视线，在外只见人的腿脚而不及其余。逢有客登门拜访又不是熟客，主人在屋里听到动静就会高喊：“等一下！等一下！”一阵手忙脚乱，找件衣服套上再撩了半截帘子“以礼相待”。也有赤膊见客的。我读研时有位老师，想是在家打赤膊惯了，有女生上门请教论文，他也浑然不觉，坦然相见，侃侃而谈，倒是女生见惯了讲台上的老师，坐在那里颇不自在。若是她邻家大叔光着膀子乘凉，她见了想来也就不觉得异样了吧？

男女有别，这上面也斩然分明。然大热之下，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的冲动是一样的。夏天的女生宿舍，往往也将这冲动演绎到极致。其表现形式是有些人只穿内衣，便大模大样在寝室、楼道、水房里来去。此时通往女生所住楼层的楼梯上会贴满警示语，满眼“严禁”“谢绝”之类的字样，宣布宿舍对男性已成禁区。但这只对男同学有效，无知者无畏，几乎每所学校都有相似的传说，即某个小地方女生的男家长或亲戚来访，不识字或未留意壁上的警告，昏头昏脑闯入禁地，于是楼下的男生听到楼上女生宿舍里一片惊呼，继之以慌忙奔跑的杂沓脚步和兵令兵冷的关门声。

个中人说，穿得少成那样，也就去赤膊不远了。当然，还是有别，近于林语堂所说的私下里裸。

木心的字

唐吟方 夫大匠不为也。璞运乏才竭，无亢无卑，其心苦，其诣孤，如此而已矣。是夕观罢，诸公寂然，是耶非耶，璞之不济耶，抑诸公之不鉴，乃有鄙人逝矣，谁与尽言之叹。收拾而归，嗒然若丧。途中斜阳余晖，晚晴可爱，就饮小肆，不觉微醺，窃以为明月清风易共适，高山流水固难求也。秋去冬来，珠阁再叙，仗酒使气，诉及前悻。”

纸”的光景：“今秋挟画曝献，匪逞雀屏，实伤骥足。区区五十纸，薄技小道，壮夫大匠不为也。璞运乏才竭，无亢无卑，其心苦，其诣孤，如此而已矣。是夕观罢，诸公寂然，是耶非耶，璞之不济耶，抑诸公之不鉴，乃有鄙人逝矣，谁与尽言之叹。收拾而归，嗒然若丧。途中斜阳余晖，晚晴可爱，就饮小肆，不觉微醺，窃以为明月清风易共适，高山流水固难求也。秋去冬来，珠阁再叙，仗酒使气，诉及前悻。”

秉笔落墨，全神贯注，看得出书法的来路与出处，把北碑的刚折融入赵孟頫的遒美，是木心书法里头最有气势的一件。“东吴后人木心书”以及“辛酉夏日如舟屋”款识承接古贤。木心本名孙璞，“东吴后人”让人联想到他是三国孙权的后裔。1981年是木心即将赴美的前一年，这件作品的书写多少见出他人生转折时期的状况。2001年木心在美国仿诗经《淇奥》写的《遵彼乌镇》，已进入纯手写体的阶段，含蓄纯粹，书卷气逼人，完全是其人本色的映照。这件作品似乎也暗示，出生于乌镇的他将重归乌镇。三件书法清晰展现木心人生几个阶段的自我塑造过程。

木心曾提醒读者：“到了你们热衷于我的绘画时，请别忘了我的文学。”或许木心的这段话也适用于他书法。书法与文学骨肉相连。木心的提醒，似乎也可理解为文学是中国书法不可忽略的背景。

梧桐街上，“滴滴”的各色助动车、名字奇特的老式服装店、装着盐水鹅的小推车……菜市场、水果摊、修理店，还有不时露出来鲜香味的早茶店和藏着各种好看花墙头的巷子。小碎片构成了扬州的老城区，新的一天就是这样，慢慢开始的。

和闺蜜们讨论了多次的旅行，迟迟没有兑现的约定，终于在这个夏天展开了。忙着搜寻各种攻略，订车票、找民宿美食，谈论最多的是“节约”“打卡”“来得及”这样的关键字，目标把玩的、吃的集中在一个周末全部完成。就这样乘上高铁，匆匆下扬州。恰好连续一周的江南雨停了，时间、生活就这样慢了下来。

扬州园林好看，淮扬美食也有特色，最特别的还是巷子。巷子旧了，拉长了脚下的路。民宿就订在老城区崇德巷里，巷子在皮市街东面，由数十栋百年以上晚清民国风的老建筑组成。走到巷首第一家，是孙氏盐商住宅的清代老房。巷子里，家家户户大都敞着门，蚊虫多，纱帘一拉，正好能观赏那院子里的月季花。

民宿主人是扬州本地人，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孩。一家人管理多个民宿，一些在瘦西湖附近，两家在崇德巷里。我们到了巷口，看见一位笑脸相迎的中年男人走来，是民宿主人的爸爸。拉杆箱的轮子一响，好奇的喧闹和嬉笑声传开，巷子里都知道是有客来住宿了。

小松树、石板路、花锦鲤、木推门、竹风铃——一座小小的侘寂风日式民宿，结合了江南园林元素。水声潺潺，小院自成一片天地，把墙外的纷扰都隔开。透过阁楼上海花形的花窗，刚好能看见对面天台上的橘猫在伸懒腰，橘猫叫“小虎”，是隔壁家养的猫，很爱与人亲近，才一岁左右，懒懒的不愿动，到哪里都是睡。

从巷子里走出去，沿着两排高大的梧桐树一直走。四周美味很多，可我们一心只看中来时本地司机推荐的“大潮淮”。觅食结束后，嘴里还留着鱼汤牛腩和蟹粉狮子头的香味。走上徐凝门桥，就能看到运河夜景。中国的水系夜景都有些相似，翠绿色的灯光照着河边杨柳，深蓝色的光点缀河道两岸，桥上满目都是金色的灯，没有高楼，风在城市流动的频率更快，呼吸更自由，一切都可以慢慢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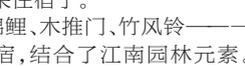
白天吃早茶，吃咸咸的汤包、甜腻腻的藕粉圆子，下午去皮市街买糖水 and 扬大酸奶。到了晚上，体验了扬州“三把刀”，不过老城烩奶，赶着走“夜巷子”回民宿。我们没按原路返回，而是导航转了好几个巷子。晚上十点，已是出奇安静，路灯少，只能打开手机电筒照着。

四个女生一起走夜路：一人不怕黑怕怕狗，一人不怕狗怕怕鬼，一人什么都不怕，一人真的有多么怕，打打闹闹，总算让巷子有点声音，对于这些陌生的动静，各家的看门狗冲外面叫起来，于是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。

逃离大都市，时间慢，心情慢，就算遇到些意料之外的事，也不慌张，是因为在陌生的地方，和信任的伙伴在一起。

慢慢下扬州

东方静好



皖南行二首
周庆堂
木梨砵
云深深处轻歌舞，岭上人家小醉台。晚风笑吻池边柳，一片蛙声日落来。
敬亭山
水隐山弯四五村，野舟无缆卧听风。澄江静练余霞晚，一朵彩云杯酒中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